

饱含历史风韵的水烟(下)

□谢珊

水烟袋之所以在一些地区风行,可能是因为吸食方式较为科学。在吸水烟的时候,烟从水中过,既可以滤掉烟气中的一些杂质,又可降低火气,使烟味更加醇和。除去吸食方式上面的优越性,在收藏大行其道的今天,造型奇特有趣的水烟袋,深受收藏者喜爱。水烟袋的材质常见的多以黄铜和白铜为主,也有锡制和银制的。富豪之家所用水烟袋更为讲究,在烟嘴部分有使用翡翠、玛瑙的,连接部分则用金、银镶嵌。在一些树木丰盛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就地取材,以竹木制造的水烟管。烟袋造型多样,一般呈圆柱形,也有方形、菱形的,甚至还有制成三寸金莲状。

历史上,水烟虽然在我国曾经风靡一时,但是由于其吸食受特定的场所与环境限制,劳动阶层无法在劳动时随身携带与吸食,因而在旧时,水烟袋多是有钱有闲阶层的把玩之物。随着时代的变迁,更具便携性和实用性的纸烟逐渐取而代之,而水烟和水烟

袋的实用价值日渐式微,它们的存在,更多地基于历史民俗风情的传承和工艺收藏的意义了。

水烟并不专美于中国,同样也风靡于阿拉伯国家。阿拉伯水烟,又称 Shisha,八百年前起源于印度,当时是由椰子壳与空竹管制成的,主要用来吸食老式烟草。而后,水烟在波斯开始流行,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土耳其和伊朗,成为中东皇室、贵族包括酋长们消磨时光的主要方式。后来逐渐流传到阿拉伯,并被阿拉伯人发扬光大,成了一种民间吸食烟草的普及方式。

Shisha 由壶身、烟碗、烟管和烟嘴四个部分组成。壶身材质以玻璃、钢和陶瓷为常见,底部灌水以过滤烟灰。而位于壶身之上的烟碗,用来装载烟草。烟壶处接有一根带有烟嘴的橡皮胶管,用于吸食水烟。

Shisha 与中式水烟最大的区别在于口味。Shisha 的烟料潮湿,并且调有烟蜜。这种水烟的烟料,通常含 30%的烟草,70%的水果和糖浆。烟蜜可以是单一口味,也可多口味烟蜜混合。水烟

吸食者时常在 Shisha 的水瓶中添加果汁,如酸樱桃汁、葡萄汁、橙汁、柠檬汁、石榴汁或玫瑰花油等,更有甚者在水瓶里添加威士忌,吸食起来芳香四溢,深受人们喜爱,尤其受女性吸食者推崇。

在阿拉伯,Shisha 在咖啡馆及水烟馆遍地开花。在水烟馆抽 Shisha 有专门礼仪与禁忌。抽水烟的人最忌讳向其借火,在燃烧的炭块上点香烟,是阿拉伯人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因而千万别在水烟馆借火。点燃水烟炭应使用钳子,不要对着人的脸或身体部位,同时不要敲击到水烟的瓶子发出声音,要和其他人一样安静地享用。另外不要拿自己用过的滤嘴给别人共同使用,这样既不卫生,同时对他人也不礼貌。在抽完水烟之后,必须将软管拔出重新挂在烟杆上。

一边品吸水烟,一边谈天说地,Shisha 成为阿拉伯人特殊的社交方式,是他们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乐趣。这种乐趣,也风行于欧美,成为一些小资的时尚选择。



烟的概念

□宁波

烟是什么?“烟”字的含义是怎样演化的?在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这部书的卷十上“火部”里,有“烟,火气也。”烟的本义就是火气,是物品燃烧时产生的气体。由此产生了许多与烟有关的词语,常见的烟雾、烟霞、烟花、烟波、烟尘、烟春、烟柳、烟岛、烟径、烟浦、烟雪、烟野、烟村、烟郊、烟云、烟景等等。烟草传入中国后,国人渐称之为烟。近现代还常称鸦片为烟,有大烟、烟土等词。

那么古文献中大量的“烟草”又是怎么回事呢?如唐代黄滔《景阳井赋》有“台城破兮烟草春,旧井湛兮苔藓新”之语;宋代陆游《小园》有“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之语;举不胜数。但这些都指烟雾笼罩的草丛,也就是蔓草的意思,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烟草”。烟草传入我国后,文献中最早使用“烟草”表示今天我们所说的“烟草”这一名称的,在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这本书里。

古文献中还有大量的“烟叶”也容易引起误解,如唐代钱起《蓝上采石芥寄前李明府》诗中“隔溪烟叶小,覆石雪花舒。”白居易《令狐相公栽竹》中说“烟时朦胧侵夜色,风枝萧飒欲秋声”等等。但这些都“烟叶”,与我们说的“烟叶”并非亲戚。他们明显是与“烟花”、“烟柳”相近的词语。我们要说的烟草之叶的“烟叶”这一名称,是清代中期才出现的,在著名学者钱大昕《村中所见》诗里,该诗说“日高编箔烘烟叶,雨歇携锄打豆萁”。



“烟”这个名字,原来在菲律宾等地是没有的,这一点,古人也清清楚楚,正如《金丝录》的作者汪师韩写的咏烟草的《律诗四首》之一所写:“移根吕宋始何年,芳草从新拜号烟。”那追踪遗迹,最早使用烟草的印第安人是怎样称呼的呢?古代美洲的印第安人所流行的烟草都有是今天所谓的普通烟草(红花烟草)一个品种。但各地区的称呼却不相同,像西印度群岛叫“约里”,巴西叫“碧冬木”,墨西哥叫“叶特尔”,而古巴则叫“科依瓦”。由于哥伦布及其跟随者对所见到的这一新鲜事物最感怪异的在于人吸入烟气这一行为,而不是所点燃的烟草本身,所以给这群人留下印象的最重要的称呼是印第安人所说的“tabaco”。其实这是印第安人对他们手中吸入烟气的一种“y”形植物空管(下面用以装入玉米叶卷烟叶的烟卷,上面两管对着两个鼻孔吸入烟气),也就是一种烟管或烟竿的称呼,这群冒险家跟着印第安人的发音,把这种烟管与所吸入的烟草都叫成这个名字,这就是西班牙文中“tabaco”的由来。此处“tabaco”被带回欧洲后,后来英文就写作“tabaco(达巴科)”,竟成为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对烟草的通行称呼。

这什么汉字文化圈会不按世界通行的称呼行事而将其称为烟呢?这当然是由于吸烟时出来的烟,也是由火出气,是火气的一种。吞云吐雾的烟气,虽不神似也形似。日本就在称其淡巴姑的同时,又称为烟,这个文字又由海上传入我国。黎士宏在《仁恕堂笔记》中就明确地写道:“烟之名始于日本,传于漳州之石马。”烟草、烟叶等名称当然也就由之而起。

我们今天通常所指的烟,就是卷烟,但实际上有时指烟草,有时指烟草业,在很多时候仅指卷烟。其它的烟都要被我们打入另册,不予理睬。

澳大利亚香烟价格贵到买不起

□徐铁人

出国旅行的中国男性公民,我敢说有一大半的人到了国外的第一件事,或者说买的第一件商品,就是我手里的这个玩意儿——打火机。在中国坐飞机与国外最大的不同,就是禁止携带这个东西,因为除了中国之外,我还没有碰到第二个禁止携带此物的国家。

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当我入住旅馆之后曾向前台索要免费的火柴,结果被礼貌地告知:没有。我一边自嘲地说了句“这个……可以有”,一边无奈地走出了旅馆大堂。打火机花了我 1.5 澳元(约合人民币 8 元),确实有点心疼的感觉。

最初以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十分相像的两个国家,这个时候就发现了不同。加拿大的香烟似乎是在“偷着卖”,既没有招牌也不把香烟摆在明面的地方,而在澳大利亚的城市里则很容易就能找到卖香烟的商店。不过,这里的香烟几乎是我到过的国家里卖得最贵的。最便宜的香烟也要 11 澳元一包,约合人民币 70 多块钱,而且最便宜的香烟还不是哪里都能买到。其原因估计一个是卖得最快,另一个就是部分烟店根本不卖便宜烟。据说澳大利亚政府和欧美国家的政府一样,通过征收高额的烟草税来人为提高香烟的价格,逼迫本国公民与香烟说拜拜。

这里同样实行室内严格禁烟的规定,连大部分旅馆的房间里也不能抽烟,所以被逼无奈的烟民们全都上了街。站在街上抽烟的时间不过是 5 分钟,在这短短的 5 分钟时间里会遇到三四个向你讨要香烟的“穷人”,有些看起来绝对不贫穷。还有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因为没钱买烟抽也喜欢向别人讨要。当遇到讨要香烟的情况时尽管不大乐意,但还是会勉强掏出一支。据说,烟价提高之后老烟民并不大可能会戒烟,但新烟民的数量却比以往有了显著的减少。

好在旅馆巨大的雨棚之下还有一个垃圾桶,下雨的时候还能够一边吸烟一边避雨。一个同样在此过瘾的烟民对我说,澳大利亚人最喜欢向东亚面孔的烟民讨要香烟,因为他们大都不好意思拒绝。听了他的话之后我就不再急着把空烟盒丢掉了,打算遇到有陌生人向我要烟的时候就爽快地把空烟盒掏出来,然后十分不好意思地说声抱歉,这样既能保全自己的面子也能避免别人被拒之后的尴尬。

烟之四境

□薛方

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倡导“境界说”,并以此作为衡量诗词艺术的标准。他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境,否则谓之无境界”。由此他提出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并有了“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中须经历三种境界”那一段影响深远的名言。

我们在这里不准备探讨艺术和哲学的一些理论问题,只想借境界说来阐释和探讨烟草品质和吸烟者所追求或所应达到的文化“境界”。

我们认同“吸烟有害健康”的科学论断;反对在公共场所吸烟,尤其反对未成年人吸烟。

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数以亿计的吸烟者不顾“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而国家每年又数以百亿计地从烟

草消费中收取税收;以及全国拥有从事烟草事业的 50 万工作者这样的事实。这三者都需要关怀。

于是我们想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前提下,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小范围内,来探讨、交流烟草品牌、质量和吸烟者的追求、忧乐的种种档次、品味和境界,以期缓解因“危害健康”而带来的精神压力,提升烟草生产和吸烟者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境界。

吸烟是一种文化。当我们看到丘吉尔、斯大林手里拿着一个比一个大的烟斗在指挥战争、谋划世界时,当我们看到白发与烟雾在爱因斯坦绝顶智慧的头脑上交相辉映时;当我们在电视剧上看到毛泽东向人讨烟抽,邓小平问撒切尔夫人可不可以抽烟时,难道不觉得那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境界吗?

就一般人而言,吸烟可能(大致)有四种境界:

父亲藏烟斗的无限快乐

□彭胜发

父亲不但酷爱抽烟,还喜欢收藏烟斗,不管去哪,随身都会携带一杆烟斗,抽起来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别人都说父亲抽烟的样子很酷。父亲收藏的烟斗很多,在书房的橱窗里,摆着一排排各种各样漂亮的烟斗。

父亲每到一地方出差,都会到处寻找他喜爱的烟斗,用父亲的话说,

用自己喜爱的烟斗抽烟就是一种生活享受,哪怕少抽一斗烟也值得。所以父亲每次买了烟斗后,都会节俭一段时间,比如减少抽烟和喝酒的次数,甚至可以一年不买一件新衣服,父亲说,他不会因为自己的爱好而加大家里开支。我们也理解父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只要父亲觉得快乐就行。

父亲还有很多自制的烟斗,有空就去乡村转悠,找一些适合做烟斗且

奇形怪状的竹根或树根带回家慢慢雕刻,做出来的烟斗也由起初的简单粗糙变得复杂美观,技术越来越好,每完成一个烟斗的制作,父亲都开心不已,拿给我们每一个人欣赏,还要我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挑出烟斗的毛病。虽然家里只有父亲一人吸烟。

父亲在家里喜欢使用自己做的烟斗,而出门时,则喜欢用买的或朋友送的,毕竟专业生产烟斗要显得

杨晓东:雪茄与高尔夫的协奏

□和平

雪茄和高尔夫都是要静下心来慢慢体味的,所以,杨晓东也仅是偶尔在球场上边打球边抽雪茄。他更愿意在打完球后跑到球场的雪茄房,惬意地点上一只,再倒上一杯红酒或是干邑,尽情地放松,回味球场上的得失……

高尔夫是一项健康而且容易上瘾的运动,所以很多人喜欢把高尔夫运动比喻成“绿色鸦片”,杨晓东就是个标准的中了“绿色鸦片”毒的人,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戒掉。从爱上高尔夫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和高尔夫绑在了一起,再也不能分开。一次次的挥杆,让他在球场里也开始了有了些许人缘,从此高尔夫球对于他来讲更像一个朋友聚会的地点。杨晓东以前也抽香烟,但在一次去 Nineteenth-Hole 第十九洞,通常指打完球后喝一杯的地方时,一位朋友递上的一支 Romeo Y Julieta 的 Churchill 让杨晓东戒掉了抽了 10 年

的香烟,而死心塌地地开始追随雪茄。

回忆起那 1 个半小时的愉快时光,杨晓东仍然觉得回味无穷。“其实以前我也抽过雪茄,但都没有那一次的印象深刻!那个时间段,我一直靠在沙发上,被雪茄的香气包裹着,懒懒地放松着打球后略微疲倦的身体,当时,我们还喝着干邑,干邑使雪茄的口感更加柔润而饱满。”说着,颇为陶醉的闭上了眼睛,用力的呼吸了周围的空气,似乎还能闻到雪茄的芳香。

杨晓东是一个执着的人,不仅在不断提高自己的高尔夫成绩,对雪茄也越来越痴迷。他打开了自己在西班牙定制的保湿盒,里面除了有 Cohiba、Montecristo 等常见的名牌,还有 ONYX、Ashton、AVO XO 等需要费心去淘的牌子,而 Corona、Robusto、Maduro……各种颜色和尺寸的雪茄同样应有尽有。抽雪茄的人喜欢尝试各类型的雪茄,很像打高尔夫的人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的球场,而那长短不一、粗细各异的雪茄给人的满足,也与每个高尔夫球场给人的独一无二

感受有异曲同工之妙。

雪茄和高尔夫都是要静下心来慢慢体味的,所以,杨晓东也仅是偶尔在球场上边打球边抽雪茄。他更愿意在打完球后跑到球场的雪茄房,惬意地点上一只,再倒上一杯红酒或是干邑,尽情的放松,回味球场上的得失。杨晓东说,雪茄不是收藏,更不是摆设,自己独享是一种情调,而是拿来与大家分享,才是享受雪茄的最高境界,就像与好朋友一起打高尔夫,在打球的过程中,不同性格和打球风格的对手都会给他带来不同的乐趣。虽非每次都能击败对手,但每次都留下很深刻的回忆。

杨晓东的球龄有 5 年多了,算得上一位阅历丰富的老球手。他喜欢去那些赏心悦目、精心设计的球场打球,感受一些绝世名洞给自己带来的挑战和愉悦。

近两年,杨晓东挥着球杆走过了很多地方,历史悠久的苏格兰球场,开阔无垠的南非球场,精巧细致的越南球场,甚至还有热带雨林中的球场

的建筑大师曾经写道:“当夜深人静,我苦苦思索,反复比较而思绪纷纭莫衷一是时,我就不自觉地掏出烟来,我不知道它是怎样被点燃的,只是感觉在那白雾缭绕的朦胧中,一个个灵感闪光地向我走来……”

四曰神游。这应该是资深吸烟者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他们不仅把吸烟当做一种消遣,更把吸烟当做一种愉悦和享受。到了这种境界的吸烟者,便有很多精致的追求,细致的考究,严格的选择和敏锐的味觉。他们有规矩,有见识,有品位,达到了“吸上一支烟,快乐似神仙”的超凡脱俗的境界。他们也是烟草文化的创造者与鉴赏家。

作为一种精神需求,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吸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一方文化领域。

高档。我发现他最爱带的是一杆和田玉精雕烟斗,上面有一只栩栩如生的蝉,闪着油润的光泽。

父亲现在对烟斗的宠爱已超过抽烟了,常常如痴如醉地把玩,即使放上烟丝也不舍得点火,似乎担心烟斗会弄坏了似的,也许这就是收藏者的一种境界吧。烟斗的收藏给父亲带来了无限快乐,让父亲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幸福。

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最近,杨晓东就计划着和他的几位朋友一起去到法国的比亚里茨,做了一次完美的高尔夫旅行。那里拥有欧洲最大和最古老的高尔夫球场。虽然只有三万人口,但小镇居然拥有 10 个高尔夫球场。杨晓东带着憧憬的眼神描绘着:“想象一下吧,面朝大西洋挥杆该是如何的心旷神怡?置身绿油油山坡上,隐约可以望见对岸的西班牙,仿佛一杆就可以挥过大西洋。而且在那里只要花约合人民币 2000 元左右,就可以办一张“高尔夫通行证”,“在比亚里茨五个不同的球场尽兴。打完球后再参加当地的雪茄晚餐或是雪茄烧烤,认识些新朋友……最重要的是逛欧洲的雪茄店,我会尽力去找到哪怕一支 Cohiba 的 Behike,还没有尝过 Behike 就不能死。”

就这样,杨晓东右手拿着高尔夫球杆,左手拿着雪茄,去完成了他的一个又一个梦想。对于他的执着和爱好,无论是谁,上了这样的瘾也不愿戒掉。